

BERG UND TAL KOMMEN NICHT ZUSAMMEN,
WOHL ABER DIE MENSCHEN.

钟花无艳

著



银行家

山与山不相遇，人和人总相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银行家

钟花无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家 / 钟花无艳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00-2011-5

I. ①银…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74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银行家

作 者 钟花无艳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胡志敏

特约策划 静静张

特约编辑 静静张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22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011-5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9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大人物	001
Chapter 1	洋房旧事	009
Chapter 2	她的过去	023
Chapter 3	短暂的别离	040
Chapter 4	二人世界	053
Chapter 5	杀人犯	064
Chapter 6	她的秘密	078
Chapter 7	再见了，旧时光	092
Chapter 8	情定慕尼黑	114
Chapter 9	甜蜜的吻	131
Chapter 10	王者归来	152
Chapter 11	误会与偏见	17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12	情场如战场	187
Chapter 13	爱情是什么	202
Chapter 14	高岭之花	218
Chapter 15	阴谋与爱情	233
Chapter 16	迟来的表白	249
Chapter 17	在一起，在一起	265
Chapter 18	对 峙	282
Chapter 19	狙 击	297
Chapter 20	同一个方向	312
番外一	孤 花	328
番外二	白 首	335
番外三	似水流年	341



楔子

大人物

林霖又梦见两年前的那一场车祸。

汽车的风挡玻璃碎裂成蜘蛛网，刺鼻的汽油味弥漫在被过度挤压的逼仄空间。

她大口大口地喘息，视野里一片血色迷蒙，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无法动弹。

体力，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所有的呐喊，所有的求救，都闷塞在喉咙里。

恐惧和绝望交织，侵蚀着理智，分裂着意志，让她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时间与空间皆已定格，她孤立无援，永远囚困在鲜血淋漓支离破碎的车祸现场。

是梦，非梦。

欲醒，不能醒。

林霖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

她僵直地躺着，很久之后才想起自己刚刚值完急诊科的夜班，搭闺蜜关怡的顺风车回家。

值夜班伤神，她上车之后就睡着了。

林霖摘下耳机，调整副驾座位后坐了起来。

八点半，早高峰，昨夜的暴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几乎变成了“海上”，路面积水，路况拥堵，所有的车辆都无比艰难地往前挪，慢慢接近中环高架路的入口。

林霖扭扭僵硬的脖子，目光瞥向掌控方向盘的关怡：“再堵下去，我就要迟到了吧？”

“不会，房地产中介约你九点三十见面，现在才八点二十。”关怡笑着反驳，“就算迟到，中介等待房东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关怡的车是一辆体积庞大的 SUV，在高速路行驶起来相当高大上。然而此时路况拥堵，SUV 的灵活度明显不如小巧玲珑的两厢车，前方的车稍稍发动，侧边的小车立刻钻空隙插了进来。

SUV 挪挪凑凑，终于驶进入口。行至高架，路况变得畅通，关怡果断抢占超车道。

她用余光瞥过去，发现林霖的脸色略难看。

“晕车了？”

林霖摇头。

“离你家还有十几公里，你闭上眼睛再睡几分钟。”关怡建议道。她并不清楚林霖最近两年的睡眠质量很不好，要么难以入睡，要么频繁地被噩梦惊醒。普通人需要八小时睡眠，林霖每天能睡足五小时已经是奢侈。

林霖还是摇头，平静地说：“昨晚来挂急诊的病人太多，大脑皮层到现在还很兴奋，睡不着。”

关怡与林霖的本科专业都是临床医学，不过，同专业不同发展。

关怡的父亲是美林医药公司的股东之一，关怡毕业之后进入美林医药，挂了个医药研发顾问的头衔，钱多事少，过得极滋润。

林霖一路本硕博连读，毕业之后去了一家私立医院，通过职称考试，成为急诊科的主治医生，时常连轴转。

关怡把车速提到了七十码，顺利地超越了好几辆车，一转脸，瞥见林霖的左手腕佩戴了一串紫水晶手链。

“手链真漂亮。”关怡由衷地称赞，“你的手腕很细，适合戴这种多链多圈的紫水晶。”

林霖却转开话题说：“我收到德国签证了，再过两周会去一趟慕尼黑，你不去？”

关怡没有给个准信，反而揶揄道：“你现在又卖房又出国，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林霖淡淡一笑，既不否认，也不澄清。

她有件事没有告诉关怡，她已经向医院提交了申请，要求加入远赴越南贫困地区的医疗援助团，考虑到极有可能在之后的时间里忙得找不到北，便临时决定前往德国旅游，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关怡突然朝斜前方的一辆黑色私车努努下巴：“那辆车，车牌号是不是沪A？”林霖望向前方。

那是一辆奔驰七座豪华型商务用车，车型在国内没见过。

林霖轻描淡写地“嗯”了声。

“行，你坐好。”关怡急踩油门，车速瞬时提到九十码。

林霖侧目：“中环限速八十，你要干吗？”

关怡啧啧道：“遇见大人物，自然是追上去打招呼啊。”

话落，关怡毫不客气地转入超车道，以一个大Z字形连续变两次道，风驰电掣般追向黑色奔驰。

连续的变道导致林霖不得不扶住头顶上方的把手以稳住身体，“别这样，被电子警察拍到要扣分。”

“难得遇见大人物，扣分也值得。”

关怡再次提速，车速瞬时接近一百码。林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超过三四辆车。

终于，SUV和黑色奔驰齐头并进。关怡不但不减速，反而降下车窗伸出左手，朝奔驰车比了一个剪刀手。

“Hi——”风声，夹杂着啾瑟的招呼声。

奔驰车没有回应关怡的热情，主动减速，落在SUV后头。

“别胡闹，你也赶紧减速。”林霖心有余悸地催促。

关怡放慢速度等待奔驰，然而她的SUV占据了超车道，突然减速，后方的车辆跟得太近，直接撞上SUV的后车盖。

SUV车身陡然一偏，并入右侧车道。

万幸右侧的黑色奔驰及时刹住，否则副驾位的林霖就遭殃了。

关怡“哎呀”叫唤一声，立马跳下车查看。

林霖僵坐在副驾，眼眸惊恐地大睁，整张脸变得煞白。

明明不是很严重的车辆碰撞，她却四肢麻痹、耳鸣目眩，难受得几乎喘不上气。这种症状足足持续了几分钟，才逐渐消退。

林霖转头寻找关怡，看见关怡和追尾车车主正在交涉。

应是没谈拢，关怡拉着脸走近黑色奔驰，敲第二排车窗。

车窗徐徐降下。

关怡弯下腰，与车里的人交谈。

此时 SUV 横阻在两条车道，奔驰被迫停留在原地，中环高架很快堵得水泄不通，又逢上班高峰，后方的车辆纷纷不耐烦地鸣喇叭。

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刺痛耳膜，林霖有点沉不住气，赶巧关怡转过头向她招手：“林霖，你坐奔驰车回家，我留在这里等交警。”

林霖没听明白。

关怡走过来，在她耳旁低语：“去吧，你坐大人物的车，相当于我欠大人物一个人情。有欠有还，礼尚往来。”

林霖语塞。如此火急火燎的节骨眼，关怡仍不忘和大人物套近乎。

后面的车辆催得十万火急，她被迫下车，快步走到奔驰车的第二排。这个位置是商务型轿车的核心区域，所谓的大人物就坐在这里。

“不好意思，打扰了。”林霖致谢，目光投向车里的男人。

深蓝色的高级定制西服搭配领带，包含胸腹与肩线的前襟剪裁得一丝不苟，弧面被打磨过的宝石袖扣彰显出其高雅的品位。所有的细节融合，这位关怡口中的“大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可用四个字概括：大气稳重。

林霖不禁想看一看他的长相，视线往上移，移到他的喉结，他的下颌，最后，是他的脸。

那是五官立体、轮廓分明的一张脸。

林霖愣了几秒。

如果没记错，她曾经在《银行家》这本金融杂志的封面上看见过他。

他是德国华裔，投资银行家，好像沽空过港股？

她不记得他一长串的德文名字，却对他的中文姓氏“萧”记忆深刻。当然，得归结于外婆的遗嘱——

“凡遇见萧姓之人，一律不与之来往。”

林霖回过神，对这位投资银行家笑了一下，不凑巧，银行家正在接电话，深邃的目光扫过她的面容，表情淡淡地颌首。

林霖望向车子的第三排。

第三排坐着一男一女，手中拿着厚厚的资料，都穿正装，应该是银行家的高级助理。

林霖向他们微笑致意。

那两人没什么反应。

林霖没有多想，走到前排，拉开副驾驶位的车门。

她没有急着踏入车内，而是提起羊毛长裙坐进去，双膝合并，再把两条腿收进车里。整个过程很从容，避免了上车瞬间导致车子重心下坠的情况。

林霖系好安全带，和司机交流回家的行车路线，然后安安静静地坐着，坐了一会儿，她陡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虽然背对着后排，但她知道“大人物”已经结束了电话，很奇怪，他没有说话，两位高级助理也过于沉默。

林霖的心中浮现出一抹微妙的感觉，她好像不受欢迎？

关怡的 SUV 已经让开中间车道，奔驰车发动起来，林霖想下车也来不及。

她一头雾水，只能闷不吭声地坐着。

女助理忽然打破沉默，不是说中文，而是用德语穿插着日语与“大人物”交流。

“萧，你为什么不拒绝那位中国女子的无礼要求？她自称是国际经济学商学联合会会员，我与你却从未见过她。

“她开车的习惯不好，一举一动也轻佻，欠缺教养。”

林霖学过德语和日语，女助理对于关怡的负面评价，她全听懂了。

“这位女士也无礼。你还没有邀请她上车，她居然主动坐进来。”

林霖有些惊讶，她以为“大人物”和关怡至少打过照面，岂料都没见过。

这下，林霖如坐针毡。

恰是同一刻，低沉润泽的声音响起，是发音纯正的德语：“美智子，不可以因为这位女士不懂德语就在背后议论她。”

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流淌过心头，林霖抬眸瞥向后视镜。她看不见“大人物”的表情，只能看见他线条利落的下巴，以及，他的唇。

她凝视他片刻，才别开目光。

温柔，宽容。这是她对他的第二印象。

女助理没有继续抱怨，转开话题道：“萧，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低于预期，昨日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下挫，刷新六年来的最低位。

“尽管澳大利亚的经济已经很久没有陷入衰退，但是目前市场信心较脆弱，我赞成持续看空澳元。”

女助理在分析澳元的汇率走势，男助理也加入到谈话中，复杂深奥的金融学名词一个接一个抛出来，林霖越来越听不懂，只能维持沉默，尽量避免打扰到正在处

理工作事务的人。

看着车窗外逶迤延伸的高架路，她忍不住慨叹，回家的十几公里路似乎变得漫长了。

心念募动。

她悄悄从背包里拿出手机，点开浏览器，根据模糊的记忆输入关键字。

很快，有了搜索结果。

“Hermann Joseph Hsiao（中文名，萧淮），德意志投资银行中国地区常务董事，联合对冲基金管理人，国际经济学商学联合会顾问。”

林霖不紧不慢地往下浏览，看到另一段用黑体字标粗的内容。

“萧淮，德籍华裔，家族四代皆为银行家。曾祖父萧正甫，清末民初江淮人士，晚清时期洋务派大臣左宗棠、李鸿章之座上宾，曾在 1903 年成功劝说德国银行借款给清政府修建铁路，开辟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时任上海德商银行第二任买办。”

阅读完萧淮的家世背景，林霖改变关键字重新搜索，然后，她看到了《银行家》杂志对他的评价。

“Hermann Joseph Hsiao，他的投资策略如同他古老的中国姓氏‘萧’，延续了其名门望族的风雅气度。

“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对冲基金以强大的财力和积极稳健的作风在国际货币市场屡屡得利。德意志投资银行也因为他的加入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地区的业务，实现年平均回报率 35% 的辉煌成就。”

林霖忽然间理解了关怡的举动。确实，萧淮称得上是一位大人物。

不过，在林霖看来，萧淮只是一位陌生人。

恰如现在，她坐在他的豪车里，她背对着他，他没有理会她；他拥有他的金钱帝国，她属于她的平凡世界，两个人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交集。

林霖放下手机，思绪放空。

车子驶下中环高架，女助理抛出一个严肃的询问：“萧，你为什么不继续看空澳元？”

出于好奇，林霖情不自禁地转过脑袋，等待回答。

这是一种奇妙也有趣的体验，此时此刻，没有第四个人比她更早知道一位大名鼎鼎的投资银行家所做出的决定。

短暂的沉默之后，她听见萧淮说：“Berg und Tal kommen nicht zusammen, wohl aber die Menschen.”

这是一句德国谚语：山与山不相遇，人和人总相逢。

“我明白了。”女助理叹气，“我会按照你的意见，暂停一切看空澳元的结论。”

林霖不懂什么是“看空”，也不懂萧淮所说的谚语做何理解。她已经好几年不接触德语，如今乍然听见，莫名生出一丝感慨——德语，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之一，如果像希特勒那样过度亢奋地怒吼就会形同犬吠，但是，如果像萧淮这样从容不迫地叙述，则非常大气，非常好听。

她想得出神，不知不觉，奔驰车驶入老上海的中心区域，停在镇宁路路口。

林霖如释重负，赶紧解开安全带，转身对后方区域的三位精英人士投以微笑，用中文说：“我到了，谢谢。”

护照意外地从她的背包里掉出来，露出签证那一页。

林霖弯腰捡起护照装回背包，直起身，发现两位高级助理都盯着她。

女助理的表情略不自然，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听得懂德语？”

林霖想了想，谦虚地回答：“我只能听懂简单的字句，而且我的口语差劲。”

她说的是德语，女助理惊愕：“你……”

“你的发音不错，很地道。”低沉的嗓音接过了话题，不是用硬朗的德语，而是流畅的中文。

林霖的反应慢了一下，随即偏过脸看向核心区域的大人物，家世显赫的投资银行家，萧淮。

她对上了他的眸子。

明亮而温润的眼神，就像一脉溪水在山涧缓缓潜流着，从容，淡泊，实在不像传奇人物应该拥有的犀利目光。

满世界的人都在熙熙攘攘，紧紧张张，要么渴望大红大紫，要么盼望大利大禄。他却出尘脱俗，温和，松弛。

林霖礼貌地笑了笑，回答道：“谢谢。”

她说完转向车门，打开后右脚伸出去，扶着把手提臀离座。她的节奏依然把握得很好，避免了在下车瞬间导致车身晃动。

萧淮不自觉地多看了她一眼。

十二月，天气已经很寒冷。她穿着长大衣搭配羊毛裙，裙子底下是修长的双腿，

以及一双深色的红底高跟鞋。

她立在车旁，眼帘低垂，轻声细语表达感谢，整个人显得柔美，低调，不张扬。

萧淮对她的第一印象发生改变。

她和她的朋友，性格完全不同。

洋房旧事

林霖住在镇宁路 521 弄，她没有迟到，相反，中介迟到了。

她煮了一壶咖啡，边喝咖啡边环顾房子，准确说来，是外婆的房子——两层独栋洋房，始建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洋房位于旧上海的法租界，动工之初被赐给大清朝的某位格格。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洋房亦失去了旧主人。

1936 年年初，外婆与一位姓萧的大户人家少爷订婚。萧少爷大方慷慨，赠给外婆无数礼物，其中就包含这幢洋房。

外婆的娘家在民国时期经营纺织厂，操办婚事时花钱如流水。眼看着就要举行隆重的婚礼，冬季奥运会同时在德意志帝国开幕，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萧少爷临时决定陪同父母前往德国，观看这一场新奇的运动会。

谁都没有预料到德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进驻莱茵兰，轴心国的闪电战拉开序幕，接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烽火连天日，萧少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音信全无。

外婆不相信萧少爷抛弃了她，奈何法国沦陷，租界被日军接管，外婆不得不离开上海，随家人西迁至陪都重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外婆才住回洋房。

从 1936 年到 2006 年，七十年时光转瞬即逝，外婆望穿秋水，萧少爷始终没有回来。

或许是受到深处恨意丛生，外婆对萧少爷及萧氏家族的背景讳莫如深，林霖不敢多问。

外婆辞世之后，林霖在回忆录里翻阅到一段字迹凌乱的德语，翻译成中文，大意是：再奢华的房子，缺少心爱之人，不过是一座荒宅。

林霖那会儿是高中生，无法感同身受字里行间的哀愁。光阴荏苒又十年，她今年年初整理书房重温这段话，心中五味杂陈，思来想去决定卖掉房子。

独幢洋房并不容易脱手，看房的多，愿意买房的少，她昨晚才从中介那儿接到好消息：一位外国人的代理律师选在今天看房。

言下之意是外国人不差钱。

林霖喝完咖啡，在客厅里稍坐片刻，门铃被中介敲响。

和以往的接待流程相同，她向代理律师介绍洋房的建筑面积、格局、周边配套等内容。代理律师看完房子，问道：“林小姐的房子装修得很奢华，为什么舍得转卖？”

面对买家最关心的问题，林霖出奇地沉默。

最终她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话：“其实我舍不得。”

代理律师没有其他问题，拍完几张照片就走了，中介也随即离开。

林霖原以为看房结果又不了了之，岂料晚上七点接到中介的电话，通知她明早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过户。

长期卖不出去的老洋房突然在一天之内售出，她的心底充斥着说不出的难过，如同被刀刃从心口狠狠地剜掉一块肉，会疼，更多的感受则是一波继一波如潮水般涌上来的抑郁和慌张。

临床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可以概括这种症状：相对剥夺感。

林霖和自己说必须冷静。

但她很难冷静，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楼下走到楼上，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很久，走累了，脑子也清醒了，才搬把椅子坐到露台上。

两年前种植过花花草草的露台，如今只剩下刺骨的寒风。

她静静地凝视着不远处的居民楼，万家灯火，灯光璀璨温暖，脑海里完全能够想象到邻居们正在做什么——吃饭、洗碗、品茶、谈天。

她对于这样的日常生活相当熟悉，可是转过脸看一眼身后，偌大的洋房空荡荡的，没有一丝人气，白晃晃的灯光十分刺眼。

林霖伸手关灯，一盏继一盏。

灯光渐弱，当最后一盏灯熄灭，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了她。

她连影子都没有。

她一无所有。

天灰蒙蒙亮时，林霖离开露台回到卧室睡了一会儿，醒来头晕沉沉的，像是感冒，嗓子又干又涩异常疼痛。

她强打精神吃了点药，有条不紊地换衣服化妆，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神采奕奕而不是萎靡不振。

半小时后，林霖抵达房产中介的办公大楼。

房屋买卖合同早就准备好，代理律师已经签完买家姓名，就等她签字。

感冒药令她精神不济，她慢腾腾提笔，刚写下“林”字的第一道笔画，余光瞥见房屋买卖合同里的购房者姓名——

买受人（乙方）：萧淮

萧淮？

林霖的瞌睡劲霎时消下去了。

无论买房的“萧淮”是不是昨天送她回家的“萧淮”，购房者姓萧，这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

林霖放下笔，费力地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对不起，房子不卖了。”

代理律师没说什么，给委托人萧淮拨打电话。

中介指望着过户之后抽取佣金，哪能同意林霖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马上问道：“林小姐，你对成交价格不满意？”

林霖摇头，走出办公大楼。

中介追出去，追着她走到大马路上，见她伸手招出租车，顿时着急了：“林小姐，我们再谈谈？”

这时驶来一辆出租车，林霖打开车门，中介用身体挡住她不让上车，朝马路对面挥手，语气异常激动：“萧先生！”

林霖应声回头，看见一个人从黑色商务奔驰车里走下来。

他身形修长，侧脸的线条深刻明朗，仅仅挺拔地站着，气势便完全显露出来，沉稳内敛又散发出成熟男人的压迫感。

林霖立在原地，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他。原以为绝对不会有交集的陌路者，毫无预兆地再度与她相逢。

萧淮走近，停步。

中介张口就说：“萧先生，林小姐对成交价不满意，有意和您再商量一下。”

林霖微微一张嘴，想要解释，萧淮从中介身上收回目光来看她，微凉的视线落

在她的眉眼，淡淡道：“可以。”

摒除中介、律师，没有其他地方比奔驰车里更适合进行短暂的交谈，况且助理们也不在。

车子的中间区域有两个VIP专座。萧淮坐在左座，旁边还空着一个。林霖没有坐到他的身旁，而是和昨日那样轻轻拉开车门，坐在离他最远的副驾驶位。

她静默一瞬，转过身体，抬眸望向萧淮。

视线交汇的刹那，她偏下脸，顺手将一缕垂下来的长发捋在耳后：“萧先生，我对房屋售价没有异议。”从她发出第一个音开始，便是极其吃力地扯着嗓子说话，其中“异议”两个字沙哑得几乎变成“一一”。

她自觉表述不清，停顿会儿再开口：“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打算卖……”

“请稍等。”萧淮唤住她，递过来笔和记事本。

这是高级助理的记事本，特别厚实，用德文和日文写满各式各样的金融数据、前景预测、行程安排之类的内容，密密麻麻的，其工作强度及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林霖翻到最后一页，用笔写字。

车里本就安静，她不开口，他也不说话，气氛越发沉寂下来。

车窗对着喧闹的马路，不时有几位行人匆匆忙忙地经过，也有急躁的私家车司机按响喇叭，然而萧淮极有耐心地等待着，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变得缓慢，她也就不慌不忙地写完自己想说的话。

萧淮看一眼记事本，说道：“林小姐，我不需要你支付违约金，相反，我愿意提高房屋的成交价格。”

“谢谢，不必。”

“请你再考虑一下。”

“多谢，还是不必。”

萧淮收声不语，但也没有明确放弃，场面就这样僵持住了。

过了会儿，他低醇的嗓音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情绪：“林小姐，我的祖父在民国时期用两万银圆买了幢西式洋房。这幢洋房，便是你现在的在镇宁路上的房产。”

面对突如其来的陈述，林霖愣住。

萧淮继续道：“祖父在1936年随同曾祖父前往德国旅行，遇到‘二战’而被迫停留在永久中立国瑞士。1937年南京被日军占领，祖父放弃国籍以明示爱国之心，没想到这一举动导致了祖父在1945-1949年期间拿不到中华民国入境令，无